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擇言解

鄂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取宗子卷第四

第十卷

取宗子卷第四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諸本外集分為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一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為可以旁攷而的然知為公文者然蜀本劉焯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為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為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它本最為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以諸本而考其真偽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偽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以方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

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

水於月以洪祭祀之日明燭

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取水於元月

年登第即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贄典

貢舉進士則賈稜陳羽歐陽詹

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

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

李絳温商虞承宣員結胡諒崔

羣邢昺裴光輔萬瑞李博等二

十三年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

號為龍

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必主忠敬崇

吉蠲詩天保吉蠲為饋也不貴其豐乃或薦

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其事

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

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音煇候清夜

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或祀

作祭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

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

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形象未分徒騁

司烺氏注取明水  
以為玄酒  
據禮記五帝所  
以配三壇以玄酒  
配五壇并水也

離婁之目趙岐注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黃

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為

事既齊芳於酒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

非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

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

方說非是詎比賤於潢汚左隱三年潢汚行

濁水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

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易既濟

牛不如西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冝或作

為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

實處罇鬯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匪

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宮出自方諸鄭氏注

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周禮云

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

也熟摩令熱以向月則水乍似鮫人之淚或乍

生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乍似鮫人之淚

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二字或有非獨夜寂

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

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始漠漠而霜

積漢漢而或以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

坎同類則感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形

藏在空作在或於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

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或作論虎或作武義

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諱也易中孚鳴鶴足

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賢或以驗聖

今知聖真黨或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

廟中

芍藥歌

馬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

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為誰貞元  
中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  
知制誥時作此不能  
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

藥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鐘家孫汝聽曰温馨

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

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或

性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睇紅睇或

綠窻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

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



之

海水

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

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木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

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

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長鯨

吞航鄧有垂天鵬事見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

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

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將辭

登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

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鱗日已

大我羽日已條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

有酬崔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

承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蓋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

亦公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桑苦寒或作來寒

篇實作哀歌坐空屋或作不然但自悲其友

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

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非

嘗為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

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

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

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揚明叔見錢云桑輿金

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為李范德宗初為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會卒從鄭嫂歸蔡河陽

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扇繼變中原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

未能或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惆悵空一來或作破氣不暖

馬羸鳴且哀或作破或作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

重空使劔鋒摧或作重空使劔鋒摧

苦寒歌或作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

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

素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冰食葛製神

所作誠可填窻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

年日或作需明

贈同遊者正集見

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

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祔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

使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

士皆有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尚書至觀德十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

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上或有亦

祭五代或作事五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

世或作祭五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

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

命義同周之后穆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

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

應期應或作膺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也字  
 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  
 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  
 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  
 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  
 藏太廟中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  
 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蜀本刪去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上賈滑州書

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

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从蜀苑書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而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為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

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

章或作同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

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

經云豐山有九鐘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

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

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

擢第於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

自計或非是故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

昭融古之典義舍和發英和或作華作唐德元或

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

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

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案

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

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

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退進

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

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

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宏辭賢

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為虞部

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  
 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  
 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  
 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  
 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  
 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  
 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有是字  
 既以自咎或以或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  
 句廢耳任自有廢上或華實不兼不疑當故有

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  
 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  
 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  
 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作  
 不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  
 三人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或固上有  
 則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下  
 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  
 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

不可變非或作謹凡在京師八九年矣或無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

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

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

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

天竟或作天意人欲事干謁欲上或有又

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欲學為佞則患言訥

詞直卒事不成為或作于患下或徒使其躬

僂焉而不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

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

躬僂如不終日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柳

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

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

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是隕如雨

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大

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

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艾

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而致之李善

文選乃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為義去

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為

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

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  
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  
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  
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  
榘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為磬而杜氏誤解  
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  
足據以為說今併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論之附見于此  
中一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  
作終  
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或常  
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太  
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  
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

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夫今之  
人務利而遺道遺或無大字其學其問問上或  
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則  
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  
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  
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距古人始仕之  
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豈上或有行之以不  
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

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如為

或作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

無緇袍糲食之給屬賴二音驅馬出門不知

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

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在者字無

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

言語或作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

或作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以懼

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

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

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

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

公時尚為博士據新史渤海有傳

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

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

即山敦促勅上書謝昔署羊說

通鑑元初元年  
九月辛巳詔徵  
左拾遺李渤為  
不

然不可使妄施彼賤賈也猶能  
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  
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  
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  
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  
章列上即此書也然公嘗為河  
南令而未嘗為洛陽令史之誤  
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  
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  
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  
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渤元  
和九年起為著作郎太和終  
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  
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同朝廷之士引

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

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大

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

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和三年即位至凡所

施者無不得宜書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勤儉

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

書作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

作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

茲非太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行符

既委至若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

銷鑠縮粟或新書無自字視或作是非是四海之所環無

視若不成或作是非是一夫甲而兵者而或若此時也若上或有

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

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巳

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即可為之時自

藏深山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

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禧

綴盛德之有關遺或作遺闕新書利加於時

於新書作無加字加名垂於將來踴躍企傾

刻以冀頃或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

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或無拾遺

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或則

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

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

此作者疑按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

東雅堂

東雅堂

東雅堂

東雅堂

東雅堂

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

不為細作庶或必望審察而遠思之而有長字

遠新書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劉秀才論史書劉秀才或云名軒

見公是時為史館修撰劉作此

書以勉之柳子厚有與公論史

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

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

為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

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

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

之外豈以其嘗為子厚所辨駁

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退之

與劉秀才論史書

人禍必有天殃子

其說甚有理退之

韶曰此亦退之說

其意亦不專在畏

足以貽禍故遷就

泥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

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

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或謂後

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

字見下或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

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

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

襄二其弟荆書而死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

既執簡以生聞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

左氏失明厥有國語曰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

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班固瘦死和

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遷禁言固死中洪

或善云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中洪

慶善云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中洪

廢皆非是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承祚字

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文婢侍藥鄉

黨以為貶議後以母憂母遺言非洛陽壽遵

其志又坐不歸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

葬境被貶議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

陽人以脚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

疾居里巷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

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元

宗宋人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

嘉二十二年謀反伏魏收天絕後魏書起著

三十卷北齊後主武平宋孝王誅死高齊為

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其後字夫

通鑑著作即吳  
統撰則天實錄  
宋深微與說使  
魏之忠事說使  
見之知統不為

昌黎十二

史記

曰劉五珠不相借  
知劉越起對曰此乃  
後說陰初魏以教  
字就終少許曰云  
直筆何以取信于  
魏元忠朱毅則居  
初補若魏者史  
才因直史館傳  
古補嗣占率而  
天實錄成時起  
少卿在庶子居史  
職強三十年十  
身乃荆州司馬制  
以史官自隨中  
今蕭當監修國史  
糾于弘道撰為唐  
元年又上四史等  
事修則天實錄編  
為三十卷玉海十  
集賢注記史館舊  
者今孤遠美而撰  
國史及唐書皆  
他傳之辭也孤  
去貞觀牛風及  
於永淳及長安  
兵起在史職不  
唐書一百一十卷  
至南元之初書述  
編三部益以垂拱  
事別列勒成他  
去蕭何也為那早  
就夫史官及志才  
太常博士褚思光  
助之及左陸善祥  
累官陞入院家  
不就

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  
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  
踵其餘文武之士無之字或立功  
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  
或無復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卒  
無須史之間顏曰促遽之意也  
衰退不可自敦率或無就字敦  
人按此二字宰相知其無他才  
或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  
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  
樂之耳非必

今蕭當監修國史奏取不撰國史得六十五卷初知我史通正史高長壽中春有侍郎牛風及魏武德  
糾于弘道撰為唐書一百一十卷風及以言辭不才而執議一代大典凡不撰錄皆責私家行狀實同文樂其  
元年又上四史等事修則天實錄編為三十卷玉海十集賢注記史館舊者今孤遠美而撰國史及唐書皆他傳之辭也孤  
去貞觀牛風及於永淳及長安兵起在史職不唐書一百一十卷至南元之初書述編為三部益以垂拱事別列勒成他  
去蕭何也為那早就夫史官及志才太常博士褚思光助之及左陸善祥累官陞入院家不就

有出自胸臆發于喉舌性誕叙事多其倒錯既而悉如姚許思慮諸本引使其書局以由是皇家舊事  
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心諫大夫朱毅則曰封即中任望在拾遺吳兢亦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不就

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賤不敢逆

指行且謀引去目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

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

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

而可草草作傳記令仙萬世乎或無乎若無鬼

神豈可不自心慙愧或心慙愧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驢亦粗解自愛實不敢

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或無聖字賢士大夫事

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又文苑決下有必字

蜀本作落落

東晉書卷之二十一

歟。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扶地。○今按古潮本軒亦作歛。而無必字。蓋因拆于厚書云。所云磊磊軒。今以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以柳集作軒。必沈沒。本去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在二。亦宜勉之。愈再拜。

### 與大顛師書

此與作召顛作巔師作和。尚方本列於石刻之首。今附。此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世弼得此書。疑之。因之。滁。

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它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邀速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誤。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

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按杭本不簡知何人所注。疑。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人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

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誠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士逸。信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可取。而未有暇及其所不能察。其為誤。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鄙。所以其論雖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爲可。信其主蘇氏。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

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一 東雅堂



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大  
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  
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  
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  
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蓋  
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公  
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  
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  
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  
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  
此觀之則其法為韓公之文而  
非它人之則所能作無疑矣方氏  
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則  
疑傳寫之訛而歐公所疑官稱  
之誤亦為得之但愚意猶恐當  
時既謫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  
郎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偽造  
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

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  
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訛  
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  
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  
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  
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  
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  
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  
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  
云安國未知便君平字安道而  
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  
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  
不教人顛云教人造性離無明  
貪瞋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  
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  
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  
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  
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

三塗之說誰人而顛答云公何  
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  
耶則恐其有謬誤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字或有惟道體安和

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

見顏切杭作竊據石本如此切乃懇緣昨到

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

能以下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杭帖

作貼久當作夕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

銜姓名下云上  
顛師四月七日

愈啓或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

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

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并在此至此

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杭本

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句來晴明不甚熱

儻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

以下乃下篇不宣愈白據石本與前書同但

愈啓或無此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

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易大傳曰或無

二字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

意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氏如此而論讀來一

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不如親口顏色隨

百遍凡鄙蓋指此等處耳問而對之易了按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

問而對之易了按石本如此但有見字而兩本皆

如故下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

字乃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

筆而乃又脫去口顏色隨易了六字可誤此句來

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閒一訪幸甚旦夕

馳望杭本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

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从

伊郭作隍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有字

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

下復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

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

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

戀著則靜開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非當

作有則語意賓主尤順然未知孰大顛師論

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類抗見上

抗無義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

非通道也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下文激修

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勞於一來

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杭作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並作識今得真

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

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

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

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

方以如為此不宣愈頓首據石本無末三字

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

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也

唐初紀事毛仙翁孫念之仙翁姓毛氏名于雅與孫為族念末年為弟也

相謝于深陽遂旅假宗高察其言之不而余孔聖道亦由乎志在教而以

信乎異人也若古之許負華不注之矣然先之果有誰念自與袁州浮素

州除國子祭酒及主兵部事後拜尚書右丞又改吏部郎中誤

茅屋侯又一日勸笑亦不折之名也漁淵留詞去字而成不徒采其文章

之要也時元和十年己亥四月十六日族弟門人孫念序劉禹錫之長

慶之祀毛仙翁至為協攝祗見之坐久注及中相國言之孫祭酒之皆為

方外之交者有述序余因誌之別多行有序贈之而彙中不載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隴西公董

晉為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

州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

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

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漢書音義曰留本

鄭邑後為陳所并

敵曰陳留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

今屬汴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

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或屏翰

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  
 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  
 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  
 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  
 以平危疑或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  
 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  
 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謂功德皆可歌之也  
 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問冲天鵬翅

闕報國劔鏦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  
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誰言臣子道忠孝兩  
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  
 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或無浮屠字縱

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  
 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  
 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  
 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  
 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  
 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  
 閑大顛之徒游皆取其行而不  
 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為虛  
 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令

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又上或浮游徜徉

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

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衣或其有尊行美

德建功樹業樹或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

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

古下或有可字乘閒致密而無此四字促席

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浩浩乎

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

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  
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  
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送路鵠贈別二序語

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

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

贈別序說已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直諫表論顧威

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杭

今唐文公百八牛僧  
揚別志云信揚見  
翁先儒仰其為真  
人也三弟五侯躬

錄於門獲禮仙翁  
者為若不獲禮為  
差若昌黎第日侍  
即此手國子必若未  
二相存皆命世主大  
與与兄夫字不日師  
此若度者字同等

以知其果偽  
也今並刪去

則曰夫子又焉測見壽也觀牛以而迷則昌黎亦有往還文字也仍作其其所授  
其載于外集卷第三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下也志願皆以盡其  
對而己論難弄而下  
為齊人之子也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通解

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郭人對  
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  
手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  
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  
然亦趙德文錄中所  
載當知其為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

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

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

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且五常之教

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然而天下之人不得

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  
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  
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廼脫屣其  
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  
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  
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或為之作  
之為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  
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  
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

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  
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  
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由龍逢為之師也  
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  
以換其生也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  
疆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服之下或有入字  
疆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  
或作伏且以  
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死  
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



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

間或無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大地功亦厚

矣存下或有於字嚮今功上或有而字三師恥獨行慕通達

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作用能

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

必曰和光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定安用餓為

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

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或無三

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

宋固亦有不可不

之六賢者哉可

作也矣上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

或無者字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

之者也而上或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

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

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

今之下或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

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且今今父兄

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曰爾尚力一行

或作邪非是

論語有此句注不誤

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土或字豈

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賢可及而可齊也

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夫

古人之進修或作中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

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

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

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

說之將深為通解

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

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作於及其放而不

禁反為災矣或無其字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

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

生物乎或作於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

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

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

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

燼矣或陷或作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

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言既我禍即無

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

或有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

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

鄂人對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

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

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善乎韓愈

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

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

論有益於時俗多矣

胡古切京兆縣名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為字疑衍又乃本其自

於鄂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

其因尹因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

聚土以旌其門或無字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以

或作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入乎愈曰母疾

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止

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今按是字

或是一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

夫字之類若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

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

之也聖賢或是不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

句上是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

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若合下

疑有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

異乎或無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

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

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

生之劉仲忱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有

謂之當作於其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

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或作其  
不聶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憂非是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

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

節度荆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

元稱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

載呂夏卿以為可信者其叙事

筆力非公不能

永貞元年真元二年十一月愈自陽山移江陵  
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獲事河東  
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

字君齊河東人

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

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列非是羣臣惕慄

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

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有或官闕一人將補

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

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

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故於府之

盛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

參軍則得我公裴均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

國范陽盧公范陽字子玄於汜水主簿汜水名

前漢渡

兵汜水。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

公餘慶字居業榮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

今按所謂故相者猶今言前宰相非

之謂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

本誤也

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於登封主

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

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有盧公去河南

相國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

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

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

德言長慶初趙  
宗儒為太常卿  
鄭元為太常卿  
十餘年  
其精健有常  
侍李益笑曰趙  
僕為東府試官  
送進士也

宗憲傳以年進士  
初授弘文館校書  
郎中歲次四年判  
太子詹事補陸渾  
軍節度使徵林  
右拾遺元龜林  
學士

又為餘慶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  
為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  
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為郴州司馬承貞元  
平章事元和以尚書左丞同趙公去陸渾為右  
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作中至  
月宗儒自給事中同平顧公去登封為監察  
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為京兆尹十我公  
八年六月自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  
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  
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均去府為長水尉

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自工部尚書至吏部  
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在上或顧吏部慎  
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  
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

先均曾祖行作帥南荆帥或厥聞休顯音聞  
武志既揚文教亦熙亦或登槐贊元其慶且  
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

後進而借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  
雖分而功德有三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

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或無也字而有亦字下有

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無或

有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也始立石刻其語

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有語下或字於時河東公為

左僕射宰相時或作是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三年

四月均自荆南召為右僕射是歲九月庚寅

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

書為東都留守史傳逸之獨見公此記又趙

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

使漢南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

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

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守下方江陵故楚都

也戎士五萬二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

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方作宜城驛記下或

有愈代姪孫作五字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

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城內下或有復出宜驛

城內下或有復出宜驛

城內下或有復出宜驛

通鑑元和三年  
九月庚寅以手頓  
為司馬同平章  
事加右僕射  
均同平章事  
山南東道節度  
使白居易集福  
也均進有銀器  
狀言均均性奉  
陳勳進均均每  
假進奉廣有  
珠衣又湯玉錦  
唐書本志均傳  
初均均為僕射  
判度支文位權  
均均宰相

水經注河水篇廣水  
亦東注于河昔白起  
攻林引西山長谷水  
即是水也舊城也  
城百許里水注城西  
渭城東入注為洞  
廣斗陵是也水濱城  
東北角百姓隨水流  
死于城東者數十萬  
城東皆臭因名其陵  
為臭池城故鄠郢之  
舊都秦以名其漢惠帝  
三年改曰真城

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  
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  
蛟害人漁者避之或脫堰字臭陂井東北數  
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方株多不得  
其名歷代莫敢剪伐

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于帥襄陽或無遷宜

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

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

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

居也後或作複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

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域多甄可為

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

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謂甄濟元侍御嘗

甄氏父子節義見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



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邳  
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  
 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  
 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  
 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  
 古人也近下或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  
 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

商丘或作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

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丘

睢陽即梁孝王城鄒枚久竹園微子廟皆在

相如皆孝王之客也立於廟陛間廟陛

作廟下或作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

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亳城

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隴西李翱太原王

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與音預貞元十六

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以讜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為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為禮部送之也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  
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清而  
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閒特達珪璋之

冊府元龜四百八  
官者二員其制使  
考清重之嚴  
輔登用多由此而  
代

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為翰林及

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茲或藹然休聲

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雖或作惟擇才均賦或均

作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

祭董相公文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

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歛既歛而

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

而汴軍亂此文公與一時僚吏

共為文以祭於喪之將行也其

名位具載本篇然陸長源孟叔

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蠲免

也者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

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

吳縣開國或作吳郡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

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

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

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

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

平五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

雨水于雲瀆水于坤或作神蕃昌生物昌生或庶

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或作肫肫胎元臣肫肫

或作肫音諄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

不諂不笑或作不容不諂或作不陷不酷或

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為句下文其敵

下別出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益或用不致其敵爰

立作相或初訂謨實勤出若無籛疇德之聞

德或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三十

月晉為東乃藩浚郊廼去厥疾迺施厥膏不

知其榮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若

厥亂維舊或作亂維政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

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是父誨其義母仁

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云非是自

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

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

行狀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

渾有闢其郛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

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音嗚呼我公

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君文也河南通人為京兆昭應

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為文

以祭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

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無惟君學成于身

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

或作見命不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

永喪其躬

此曰...良能下或有

知口有義何害。今按諸曰景與游為

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久或無與字自君之逝相遇

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或作稚姬古文姬

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窶誰附奠

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

也次卿卒于京兆與平尉文曰

厚矣

景初姬或作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  
 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  
 於一嗚呼君廼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斯若  
 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  
 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  
 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  
 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  
 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

謂賜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  
 新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  
 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  
 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  
 始意之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  
 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于  
 今號稱易治此即公  
 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禮字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百十數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年非是貢試下或並無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

陳云尔字者皆下句讀文樣中有此

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作矣非是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下師或有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或無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舉或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直諫表說見第

論顧威狀同

昌黎先生集卷之五 東雅堂 仁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東品徐氏  
勳梓家第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 順宗實錄卷第一

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

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

傳學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

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

為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

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

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  
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  
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作而決可  
知其非偽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  
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  
之論為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  
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

昌黎先生外集

卷第六



見公筆削之大措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開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喬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閱臣僧孺謂史官李

漢蔣係皆愈之弊不可參撰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判定有詔擴貞元永貞間數年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撫無遺且以公為知言也歟

以此本與通鑑考異核之其史臣韓愈撰或無此

新編揚子雲厚  
揚子雲厚曰若撰  
者五卷則明在是  
詳考步揚每疑  
事與通本合而違

高抗碑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誦  
 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  
 月十二日生正月成戌生於大曆十四年封  
 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史云大曆十  
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  
 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  
 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  
 皆今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倉或上  
 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

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  
 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  
 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  
 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  
以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  
 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  
 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江切所諫  
 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  
 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

高抗碑

高抗碑

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梁牟上有力焉貞元二  
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卽位太極殿  
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  
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  
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  
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  
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  
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  
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

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

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

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

祖太宗之休命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

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

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細上自二十年九月得

等從而和之議始定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

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  
月朔辛未舍元殿受朝元或還至別殿諸王

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  
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  
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  
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舍元殿至日益甚四  
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二十三  
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  
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  
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丙申即皇  
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上學書於王  
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伾伾人頗有寵伾下或有王叔文山陰以碁進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講

音決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

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

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

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

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冝言外

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  
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

愛幸與王佐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火漸上疾不能言佐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下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佐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紆為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或無兼字紆或作紆達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

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

自漢以來或以或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

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有違况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

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

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

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

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  
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  
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  
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  
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  
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  
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  
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

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

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

三或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

作四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

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河

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

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

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

史作郎中左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

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  
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  
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園鍾之  
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  
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  
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  
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  
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竣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或詔有

詞一道字曰下或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

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

年旱歉或作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

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朝廷之法實

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

陪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

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

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

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是時春夏旱京畿乏

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  
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  
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  
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  
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  
廷諾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凡下陵或作凌隨喜怒  
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

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

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

由間道獲免 壬戌洪慶善云寅誤制殿中丞皇

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

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

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蘇州司功王叔

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

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為中書舍人學士如

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  
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傳恩拜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順宗實錄卷第二

起二月  
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  
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  
非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  
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  
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  
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  
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  
有開

楊國忠為度支  
郎領十五餘使及  
拜在相領使以奴  
者木炭官市等  
使洪家方隨官  
官市事咸以起  
於德宗貞元不知  
天寶中已有其名  
且用官市充使  
也冊府元龜西會  
貞元年七月勅以  
同十宅宅置官市  
已來稍苦于百姓  
咸弊既久頃有  
改移自今已後  
出市一物已上宜  
並依官市置市不  
不得令換刻百姓  
則後來官市亦有

字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  
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  
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  
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即歛手付與真偽不  
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其論  
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  
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  
歸者名為官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  
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

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  
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  
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今以  
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有死或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  
作必死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官市亦不為之改易諫  
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  
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  
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

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

改作割地而傳者不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

去舊文又誤增與字唐會要五坊張捕鳥

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五坊

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

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

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

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

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

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

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

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

奏或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

作東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

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

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

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或

作逐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

非是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

郎中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

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  
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  
中監馬于為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  
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  
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  
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  
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  
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

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  
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  
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而卒於  
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  
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  
謹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  
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  
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  
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

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  
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  
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  
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  
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  
賜如或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  
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  
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  
籍或無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  
藉字

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

之除之疑當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

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

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

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

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

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

有所授庚寅制或有門下侍郎守吏部尚

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

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  
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  
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  
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  
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  
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  
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  
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  
纘不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

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  
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  
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為皇太子始改從  
今名 下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  
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  
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  
書欲與執誼計事今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  
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  
巡慙赦 乃版切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

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筓以待鄭字或有  
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  
佐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畏懼叔文執詔  
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  
左右取馬徑歸遂不底處是左僕射賈耽以  
疾歸第未起到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  
相次歸臥叔文執詔事無所顧忌遠近大  
懼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順宗實錄卷第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用皇太子冊曰建  
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  
咨爾元子廣陵王其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  
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  
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  
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  
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

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傳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任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用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

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用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



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  
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  
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  
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  
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  
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  
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  
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

太子長

寧等六人為郡王

寧寬 肅察 寰

癸酉

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

大夫

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

居深州之

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

諧七登文

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

貫通為太

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

江東觀察表薦之

江臧授左司禦率府兵曹

參軍兼史

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

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

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用迴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實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

放牧之地畜羊馬或作牧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

境中畜產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

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歛

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闕濟美奏

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造毒藥可殺人者

可或作所五月己巳或作戊杭州刺史韓

臯為尚書左丞或作左辛未或作巳以右金

吾大將軍范希襲為或作左僕射兼右神策

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或作左度使叔文欲專兵

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或將帥使主其名

主或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

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

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

職如故 甲申史作以萬年令房啓為容州

刺史或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

推致或因逐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為

容管經略

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

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宿音秀

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

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

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

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乙酉以尚書左丞韓

臯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

丞韓臯為鄂岳初臯自以前輩舊

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

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曄幸於叔文

按武昌軍額姓  
自半俸孫此以

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意笏賜登而叔文不靈文珍等所惡獨不得明

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

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露字即上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此九字更有脫字謬誤甚明今常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冷狐峒為秘書少監峒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峒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又大曆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峒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峒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

為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  
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  
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  
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  
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  
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  
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  
卽炎當害臣卽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  
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

解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

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

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

長告謂泌卒竇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

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

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

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或無祿字或作映以為

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

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

少監徵未至卒。岺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岺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

初，岺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

成書，元和中和其子太僕丞，不獻之。以勞贈工

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

襄下當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卷第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 乙或作己 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

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

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

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

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

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

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

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或某

作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當以死相助若不

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

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以下或至聞

士諤士或作貶。今按遂逃歸左散騎常

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

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

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

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

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

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賊不意萬福

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

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

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

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

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

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

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

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  
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  
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  
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  
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  
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  
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  
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  
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

擁或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克者十

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

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

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因李

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音埭

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

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

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睨不敢動諸道

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



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貞元二十一年當作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歲尋而裴垪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

通鑑考異之字  
錄墨本如此詳本  
裴垪皆作裴垪均  
裴垪時為考功  
負外郎裴垪均  
荆南第及使通鑑

陸贄詳本此實為存誤

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

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又以

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

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

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搖擾遠近徵

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非是皆出於贄贄

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

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

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

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

復入翰林中外屬意且久矣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

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  
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追其行巽常銜之至  
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  
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  
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  
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  
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  
寧常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  
將交結以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

言參死由贄焉

司馬溫公云贄傳曰德宗

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

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

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已意猜

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贄耳唐小說云竇

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

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

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

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  
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  
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自端翰林學士其  
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

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鼎  
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戰彈延  
齡事告延齡戰通鑑作譏或作彈延齡益得以  
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  
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  
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言  
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  
事者皆言其屈皆或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  
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  
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

且流士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  
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  
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  
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  
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  
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  
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  
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  
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入大

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費

而然温公云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

於贊豈人情也贊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

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

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費居忠州十餘年

常閉門不出入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

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

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

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城字亢宗北平

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

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

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遠近

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

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

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

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

下歲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

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而城方與其

二第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密二字或作人莫

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按今

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復城揣知

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字有客或時先醉仆席

上城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

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

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

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

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

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

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

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

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

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

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

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

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

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

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已  
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  
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  
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  
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  
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  
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  
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縱當坐吏於門與

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  
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卿李儻等  
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  
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  
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  
或作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  
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  
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  
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

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或按或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或作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

尸以歸音與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

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侂詐稱疾自免

自叔文歸第侂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

為相且摠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

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侂至其日坐

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

忽叫曰侂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

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

指叔文歸第丁  
母憂也母在時  
叔文世將死前一  
日叔文以五十八  
他傳入翰林  
考忠言  
隋俱文珍及諸  
學士等一節事  
據通鑑考異  
引詳本



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伍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伍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

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

瑁嚴綬等牋表

瑁當作均

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

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

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綢衛次公王涯等入至

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

詔或作詰

又下制以太常

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

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  
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  
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  
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東吳徐氏  
劬梓家訓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錄卷第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  
九聖儲社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匪更  
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作匪不  
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  
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  
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一作深惟一  
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

皇太子某睿哲温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

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必史通于神明格

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

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

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

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

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

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

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

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

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

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

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國

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

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

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

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

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  
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  
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  
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  
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  
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  
升號位或作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為太上皇  
后良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  
擇日用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

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  
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  
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間疾苦且將大論  
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  
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  
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  
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  
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  
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

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

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

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數遊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蒞昌亥切

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

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

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

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

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

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

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為相其常

所交結常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

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

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

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

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

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

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

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

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

有憂色喜上或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

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捷或杜詩用作長使英

雄淚滿襟因歔歔流涕獻音希聞者咸竊

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

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

命既令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

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

討且言亦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

奪乃大怒曰從其譟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

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

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

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

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

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

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

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

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

...

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第一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

夏卿驚曰吾與卿類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

竟竟已或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

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

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

敢負約為異同約或作蓋欲曲成兄弟爾疑

輒輒作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

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

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

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

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  
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  
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  
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  
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戊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

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

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

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

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

疆或作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

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

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

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績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

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

本示儉政有二疑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

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

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  
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  
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  
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  
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  
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  
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  
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  
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  
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或作觀死生者物  
之大歸脩短者久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  
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  
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  
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  
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  
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  
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

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  
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  
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  
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  
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  
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  
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官  
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

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  
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  
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  
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共山  
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  
百辛即七司力盡忠

哀宜展事

七月

皇帝朝

昌黎先生遺文目錄

聯句

有所思

遣興

贈劔客李園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嘲鼯睡 六首

畫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

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

陳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

皇帝即位賀諸道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

潮州謝孔大夫

疏 醉飲陳史喻史中丞田公姑夫人

墓憲宗崩慰諸道

題名

長安慈恩塔

洛北惠林寺

謁少室李渤

福先塔寺

嵩山先封宮

逐杜兼

華嶽

華燦

翠林兼

嵩山次律

醉次律

備少室律

昌黎先生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比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晼晚春淚

銷顏容郊臺鏡照舊暉庭草滋新葺望夫山

上石別劍水中龍意

遣興聯句

說見

我心隨月光寫君寢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

心安所忘愈常志金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

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

非所將郊駑蹄顧挫秣逸翮遺稻梁愈時危

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

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鏑郊遽寧知

卷錄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

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是楚春秋贈劍客李園聯句同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

火燒氛氲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歎異氛郊山

磨電弈弈水淬龍蝟蝟愈太一裝以寶列仙

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

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以已死此劍將

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

城下空有斗閒雲愈列子術九用其法得啟之寶劍三卷

遺詩子州印三軍之末

同寶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寶聯珠集公時任

都官外郎同洛陽令寶年河南

越絕蘇炳日造  
佳句之時當以碧  
素素作故就持  
燈天帝紫宸太  
一下視天精下  
甘澤誰紅錦八國  
房飾其行具甲  
若佩就之數若款  
上如太乙沐名

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洪

三軍  
非也  
即日  
即有  
魁見  
別也

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鳥騎來訪  
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  
坐敢起竊桃心

### 春雪

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  
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  
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  
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  
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  
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齋睡三  
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  
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  
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  
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  
口助月照天涯瞑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  
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 贈族姪

上或有  
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中作書獻雲闕辭家  
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  
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  
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



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  
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  
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鼾睡

李希聲家有遺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睡二

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颺吹肥脂坑谷  
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  
尺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  
枕十字裂鏡面生痲痛。痲音肥痛音鐵佛

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  
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  
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  
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  
雖令巫咸招寬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  
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

五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鮫南帝初奮

槌一竅洩混沌

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混沌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

相與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  
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  
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怖。謂言絕  
於斯，繼出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萃，萃音本，尊音盜賊雖狡，狡音亡<sup>力</sup>竟敢窺闚。鴻  
蒙摠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鬪，呶呶忽若怨。  
惓惓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埋其源。  
惟有土一畚。

畫月

玉盆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日

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  
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謝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  
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為君王之爪牙。春雷  
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  
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

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  
 遣慳恡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  
 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  
 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  
 聞君意豔歌難可為

莫報即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  
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携手

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  
 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評相纏不覺侵堂  
 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鞮朝  
 鼓矜凌起山齋醪酖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誅  
 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  
 夜宿憶同羶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閭浪春樓堞驚風  
 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

舊唐書溫造傳  
存御史中丞著局  
左補嗣李處于街  
若其不遜補祇承人  
決於十下左於道行  
元與瘡等上錄造  
曰國於故事供奉定  
街中陰宰相外華  
迴進臣同元和長  
中中丞行李不區  
坊今乃志玉而坊  
之號街喝道但以  
出高自大不思  
儼之性

賤何須恠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

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為逢桃

樹相料理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纖

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答侯生問論語書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

今唐文詳勅論學記序昌黎多著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  
學能論語一十卷其間勅曰者蓋李習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晝  
之詞与切度世而傳率多訛林如合字子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  
大義則示勅一惟高及初以釋也初第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公  
習石山也按侯生或侯生

愈白侯生足下所未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

之說孟子詳於其書嘗終始究之若萬物皆

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

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

氏墓誌銘

下或有注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它文月

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

勝慶躍浪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  
啓不宣謹啓

應奉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  
附朝射睡之

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為  
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  
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  
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  
戎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

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  
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過於休  
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  
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  
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  
或無  
此三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記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屋或乙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

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

南行家亦譜逐二月二日巳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

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而過、始與江口詩謂目前、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始與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已過、始與留、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

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  
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  
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  
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  
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  
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  
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  
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  
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  
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

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  
二十二日魚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韓愈愈謁少室李渤題名東隱愈宗元愈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賦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  
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  
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  
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

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  
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  
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  
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  
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  
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閨  
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啓母石見漢書武  
帝紀中山經  
城而啓母化為石在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  
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  
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為西京留  
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  
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  
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  
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  
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  
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車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  
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  
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  
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  
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  
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  
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  
元至後唐清泰錄為十卷此文  
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

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  
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  
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  
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隣  
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  
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  
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



